

外国文学大系

奋斗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6840.00 元(全 684 册)

第一章

尤金和安琪拉的婚礼是十一月二日在布法罗举行的。照着预先安排好的那样，玛丽亚塔陪着他们一块儿。他们三人一起去了尼加拉瀑布和西点。在西点，姐妹俩去看看她们的兄弟戴维，然后玛丽亚塔就回去把经过的情形告诉她家里。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件很简单的事，因为没有宾客来贺喜，也没有亲友来送礼，就免去了不少麻烦——至少当时免去了不少。安琪拉向父母和朋友都解释过，说尤金这时候不大可能上西部来。她知道他反对公开的仪式，那样他就会受到她的亲戚们众目睽睽的察看，所以她愿意上东部去和他会合，在那儿结婚。尤金还没有忙着告诉自己的家里。在上次回家探望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自己可能要结婚，心目中的姑娘就是安琪拉，不过因为家里见过她的只有玛特尔一个人，而她那会儿又在伊阿华州的鄂图瓦，所以他们都不知道安琪拉是怎么一个人。尤金的父亲有点儿失望，因为他原指望有天能看见尤金缔结一门很好的亲事。儿子的画那样不断地在杂志上刊登出来，而且一般讲来，他的仪表又那样出色，至少应当在纽约娶上一位承继大量家产的闺女，因为在纽约机会可多着呢。尤金要娶一个乡下姑娘当然也没有关系，不过这可使家里失去了一种可能获得的荣耀。

这场婚礼的精神，就尤金讲来，是不很正常的。他老觉得自己可能做

错了一件事；他觉得自己是在环境和自身弱点的逼迫下，来履行一个或许最好能避免的婚约的。唯一推动他的力量就是希望拯救安琪拉、不让她做一个不幸的老处女；满足了这个希望以后，他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儿报酬。这是件很不可靠的事，里面不可能有真正的满意。安琪拉在对待人生、对待他、对待她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的态度上，是亲切、热忱而不辞劳苦的，不过她并不是他一向所想象的那个真正的伴侣——他终身的伴侣。这时候他应当激发起来的那种无上的热情，未来夫妻生活的那种高超的思想，以及在芝加哥上她姑母家看望她时初次对她感到的那种强烈的情绪，都上哪儿去了？有件什么事发生啦。是不是由于他太接近他的理想，反而减弱了它的价值呢？是不是他拿了一朵很好看的花，把它糟践在尘土里了呢？婚姻是不是只要有热情就美满了？还是真正的婚姻是一件更崇高的事——是优美的思想和优美的情绪的结合呢？安琪拉能跟他一块儿共享他的思想和情绪吗？安琪拉有时候的确有崇高的情感。这种情感显然不是富有理智的——不过她似乎还能欣赏音乐里和文学里的较好的东西。她一点不懂艺术，可是她的情感却很容易对许多优雅的事情作出反应。这为什么不足以使他们的生活持久而安乐呢？难道这真的还不够吗？在他想遍了所有这几点之后，那种思想依然存在，他依然认为这个结合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这一个义务多少是他促成的，或者干脆就是他造成的。尽管他履行这项义务似乎大可赞扬，可是他并不快乐。他去结婚，就象一个人去履行一项不愉快的社会义务一般。它结果可能使他享受到幸福愉快的生活，也可能是极端相反的生活。社会上的意见认为这是终身大事——如果他今天娶了她，往后就得永远跟她守在一块儿。他不能毅然承受这种社会意见的压力和意义。他知道这是一般公认的对婚姻的解释，不过这不合他的意思。在他看来，结合应当是以一种共同生活的渴望作为基础，而不是什么别的。他并没有认识到对子女的义务，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孩子，也不想有一个。孩子是一种讨厌的累赘。婚姻是大自然的一出鬼把戏，凭着它，你就被迫执行她那套传宗接代的计划。

恋爱是诱惑物；欲念是一种顺使用来繁殖的方法。大自然，这种人种精神，使唤着你，就跟你使唤一匹马去拖货物一般。在这件事里，那车货物就是人种的进展，而人就是牺牲者。他并不认为自己对大自然或者对这种人种精神有什么义务。他并没有要求到这个世界上来。从他来到以后，他也没有受到他可能受到的那种慷慨的待遇。

他为什么要去做大自然吩咐的事情呢？

当他遇见安琪拉的时候，他很亲热地和她接吻，因为看见她，欲念就自然而然地给激起来了，欲念在他心里已经郁结了那么久。从上次遇见安琪拉以后，他没有跟任何女人发生过关系。主要是因为他没有遇到适当的人儿，而对安琪拉的回忆和期待又那么近在眼前。现在，既然他又跟她呆在一块儿，原先的热情又控制住了他；他急切盼望完成婚礼。早晨，他忙着弄结婚许可证——安琪拉和玛丽亚塔乘火车抵达以后，她们就从车站乘马车直接上卫理公会牧师那儿去。这场婚礼对安琪拉是那样有意义，而对他实际上什么意义也没有。它似乎是一种愚蠢的方式——包括那张来自婚姻登记处的文件和那套传授下来的有关“敬爱和尊重”的话。如果办得到，他当然会去敬爱和尊重，如果办不到，那干脆就办不到。安琪拉手指上戴着结婚戒指，耳朵里回响着“用这只戒指，我和你结合在一起”这句话，心里觉得自己的梦想全部实现了。现在，她真是威特拉太太了。她用不着去忧虑什么投水自尽、受了

污辱、或是忍受一个寂寞、可怜的晚境了。她是一个艺术家的妻子——一个大有希望的艺术家的妻子，就要住到纽约去了。一个多么绚烂的前途在她的面前伸展开来！尤金到底是爱她的。她认为自己看得出这一点来。他所以迟迟不和她结婚，是由于要为自己树立适当的地位是很困难的。否则他早就把婚礼给办啦。他们乘车上伊罗科伊斯旅社去，在客簿上登记的关系是夫妇，另外又替玛丽亚塔要了一间房。玛丽亚塔借口因为乘火车上路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洗澡，所以离开了他们，答应及时准备好来吃晚饭。尤金和安琪拉于是单独呆在一块儿了。

他这会儿瞧出来，尽管他见解高超，他以前和安琪拉的经历已经多少减弱了这一次的欢乐。他又获得了她，这是的确的。他以前那样强烈地想到的欲望，现在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它并不带有什么神秘性了。他的真正的婚礼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在黑森林举行过了。现在，这只是婚姻关系中的一件常事。它是热烈而令人满意的，不过未经探求过的那种初次的、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却一点儿也没有了。他急切地把她搂在怀里，可是在整个过程中，粗鄙的欲念多于敬畏的乐趣。

尽管这样，安琪拉对他还是亲切可爱的。她的性情很讨人欢喜，而尤金又是她终身爱慕的。他的身个儿在她看来非常英俊，他的才干对她简直是神圣的火焰。当然，没有谁的知识会象尤金那样丰富！没有谁可以象他那样富有艺术气息。的确，他不象有些人那样切合实际——例如，她自己的兄弟和姐夫——可是他是个天才人物。他又何必切合实际呢？她已经开始想着自己应该怎样彻底地来帮他筹划生活，走向成功，她要给他做个十分贤惠的妻子。

她所受的教师的训练、买东西的经验、实际的判断力，都会给他很大的帮助。他们把饭前的两小时用来重拾旧欢，然后穿着齐整，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安琪拉用多年来的积蓄置办了好多件结婚时穿的衣服。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穿了一件黑缎子的衣裳，领口那儿镶着花边，贝壳光软缎的短袖子上用小珍珠和黑珠子盘成的花样被衬托得异常漂亮。玛丽亚塔穿了一件粉红缎子的衣服，桃红的色泽鲜艳柔和，短短的袖子，衬着一件袒露得很低的衬衫，再加上她的青春、生来的丰腴和愉快的精神，简直叫人心荡神移。既然她已经看到安琪拉安安稳稳地结婚了，她不必再避开尤金，也不必贬损自己的容光来衬托姐姐的容光了。她情感特别洋溢；尤金就连在这时刻都禁不住要把这两姐妹的品质对比一下。玛丽亚塔的笑容、幽默和不自觉的大胆作风，跟安琪拉的沉静成了那样鲜明的对照。

现代旅馆中奢侈浮华的设备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事了，可是在这两个姑娘看来，这种奢华依然是怪动人的。这是让安琪拉先尝一下一种持久的较为高级的生活。那些地毯、帷幔、电梯、侍者，似乎它们的鄙俗的物质主义上表现出了优越的情况。

他们在布法罗呆了一天，上尼加拉看了一下瑰丽的大瀑布，然后到西点去，正巧碰上一次欢迎一位将军来访的正式检阅，同时学员们也正巧举行一次舞会。玛丽亚塔由于自己的妩媚和兄弟的人缘，觉得自己在西点很受欢迎，于是把逗留的时间延长到一星期，让尤金和安琪拉一块儿上纽约快快活活地先过几天。他们等到玛丽亚塔安安稳稳地住好以后，就离开西点，上市里华盛顿广场的公寓来。

他们抵达时，天色已经黑了。纽约北河那边第四十二街呈现出来的闪

烁灿烂的灯火给安琪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知道这座都市的性质，不过当马车照着尤金的吩咐，从第四十二街转进百老汇停停走走，辘辘向南驶到第五街的时候，她第一次瞥见了那个浮华世界，那个世界随后就给人称作“大白路”。它的虚伪的、生来的鄙俗意味，已经使尤金觉得是这座都市和生活中的主要特点了，可是它仍旧保持着充分的肉欲、服饰和黯淡的声誉等的魅力来抓住他的注意力。这儿有戏剧评论家、著名的男女演员和歌女——都是贪得无厌、毫无经验、不知满足的豪富阶级的偶像和玩具。他指给安琪拉看各个戏院，叫她注意一些显赫的名字，夸奖了一番饭店、旅馆和出卖一些零碎无聊的玩意儿的商店。最后，他们转进了第五街的南面，巍峨的大房子和显赫、保守的豪华依然逗留在那儿。到第十四街，安琪拉已经可以看见在电灯的亮光下耀射成乳白色的华盛顿门了。 “大白路”，纽约市百老汇的通称，百老汇第四十二街南北戏院很多，晚间灯火辉煌，所以称作“大白路”。

华盛顿门，纽约市第五街通向华盛顿广场的一座拱形门。

“那是什么？”她很感兴趣地问。

“那是华盛顿门，”他回答。“我们住在广场南边那儿，瞧得见它。”

“啊！真好看极啦。”

她觉得妙不可言。他们经过门底下的时候，整个广场便在她眼前展开，这简直是住在一个完美已极的世界里。

“就是这儿吗？”当他们在工作室所在的那座大楼的门前停下时，她问。

“哎，就是这儿。你喜欢吗？”

“我觉得它真漂亮，”她说。

他们走上尤金租工作室的那所古老的新娘大楼的白石台阶，上了两层铺着红地毯的楼梯，最后进了黑暗的工作室。他为了保持艺术气氛，划了一支火柴，点亮了蜡烛。一道柔和的烛光在他向前走着时，照亮了那地方，于是安琪拉看见几张吉本得尔式的旧椅子，一张赫柏尔怀德式的书桌，一只法兰德斯式的保险箱，放着挂旧了的和没挂过的画，一个绿色的鱼网，上面点缀着镜片，充作鱼鳞，火炉台上一面金边的方镜子，还有尤金的一幅画——三辆火车头在昏暗、阴霾的日子里——又大又生动地高踞在一个画架上。安琪拉觉得完美极啦。

她这会儿瞧出来，一个普通旅馆的浮华跟这种特殊风格的选择和布置有着多大的差别。方镜子两边每边都有一架七枝蜡烛的辉煌的大烛台，这最叫她惊奇。在半遮着网子后面的凹室里，那架黑胡桃木的钢琴激起了一声快乐的喊叫。

“啊，这多么好！”她喊着，跑向尤金和他接吻。他和她温存了一会儿，然后，她又去细看画、家具、黄铜和紫铜的摆设。

“你多会儿弄到这些的？”她问，因为尤金并没有告诉过她自己多么幸运，找到那个出远门的德克斯特，照工作室原租金租下了这间屋子，并帮着照管。他正在点着看房人准备好的一炉火。

“呵，这不是我的，”他轻松地回答。“我从罗塞尔·德克斯特手上租下来的。他要在欧洲呆到明年冬天。我觉得这样比你来后等着安顿住处要舒服些。明年秋天，我们就可以聚起点自己的东西来啦。”

他想着在春天可以举行画展；或许可以卖得不错，无论如何，总可以卖掉几张，增高他的声誉，给他一种较大的挣钱能力。

安琪拉有点儿扫兴，但是她一会儿就平淡下去，因为能够租一个这样的地方，也就很了不起啦。她走到窗口，向外望去。那片大广场，四周尽是房屋；大丛的树木，依然点缀着几片满是灰尘的叶子；无数的弧光灯在当中喷射出白光来；还有那座庄严的拱形门，耀射成乳白色，就在第五街街口。

“真好看极啦，”她又喊起来，回到尤金面前，用胳膊搂住他。“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好。你对我太好啦。”她抬起嘴来，他吻了她一下，捏捏她的面颊。他们一块儿走到厨房、卧室和浴室去。停了一会儿后，他们吹灭蜡烛，安息就寝。

第二章

经过小镇市的寂静、乡村生活的单调朴实、在乡村学校教书的枯燥乏味之后，安琪拉被领进这个新世界，在她那双惊奇的眼睛看来，这世界似乎完全是由美丽的景物、奇怪的事情和可喜的东西所组成的。人类的感觉尽管很快就厌倦了反复的见闻，却同样迅速地夸张了不习见的事物的美丽与魅力。如果有一件事物是新的，那末它一定比我们从前所有的要好些。

我们所能用来环绕着自己的物质方面的小东西，有时候似乎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一直贫穷，财富似乎暂时会使我们快乐；当我们老呆在跟我们思想不一致的人物当中时，和谐一致的环境似乎就会暂时消除我们的一切烦恼。物质条件所不能真正影响或是搅扰的内心宁静，在我们真是非常难得的。

当安琪拉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觉得她住的这个工作室似乎是人类所能设计出来的最完美的住宅了。房间布置产生了艺术效果，设备也讨人欢喜——紧靠着卧室，有一间浴室，冷热水都有；还有一间厨房，里边有一排必需的器皿。工作室的后面一部分用作饭厅。

从那儿向画室一眼看去，就给了她涉及大自然、人体美、色泽、明暗等等的那种艺术感——这跟教书是多么不同。在她看来，黑森林的那所杂乱的、长长的矮平房和藤蔓点缀着的窗子、那多少是随意加以布置的花卉，以及那片大草地，跟朝着华盛顿广场的这所特别紧凑而华美的公寓比起来，是大有区别的，这所公寓好多啦。根据安琪拉的看法，压根儿就不能比较。即使她这会儿能够瞧透尤金的思想，她也不可能明白她的家乡、她父亲的田地、她家门口小湖里碧蓝的湖水和草地上大树的树荫，不知怎么竟然会使他不仅感到了一种优雅的美，并且这种美还包含了她的妩媚。当她呆在那些东西中间的时候，她分享到了一点它们的美，因此显得更美。她不知道，把它们抛在后面，她蒙受了多大的损失。在她看来，她生活中所有较旧的部分都是鄙野平凡，没有意味，可以毫不顾惜的。

从各方面看来，这个新世界对她简直是阿拉丁的快乐洞穴。第二天早晨，当她初次朝外望着那片大广场的时候，她看高耸的大楼，卡车、运货马车、汽车和各种大小车辆闹哄哄地在下边街道上驶过，一切似乎都洋溢着青春和活力。

阿拉丁的快乐洞穴，源出《天方夜谭》，一个穷寡妇的儿子名叫阿拉丁，他跑进一个洞穴，取得了一盏神灯和一只戒指，每一

件都能招来一个神仙，满足他的一切愿望。

“我们得穿衣服出去吃早饭啦，”尤金说。“我从没有想着该贮藏点儿东西。老实说即使我想贮藏，我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我自己从没有试着做过家务事。”

“哦，没有关系，”安琪拉说，一面抚摸着他的手，“只是往后除非不得已，我们不出去吃早饭。我们来瞧瞧这儿有点儿什么。”她回到那间专供烹饪的小房间去，看看有些什么烹饪用具。她曾经梦想着给尤金操理家务和烹饪，梦想着抚爱他、纵容他，现在机会来了。

她发现德克斯特先生，他们的慷慨的出租人备置了许多器具——褐色和蓝色的全套早餐和午、晚餐瓷器，一把咖啡壶，一把非常好看的暗蓝色茶壶配着几只茶杯，一只火锅，一套烘饼的铁模，烤盘，三脚锅，长柄矮脚小锅，炖菜和烤肉的平锅，以及大批铁的和银的刀叉。

显然，他时常款待宾客，因为这儿有盛面包、蛋糕、食糖、面粉和盐的盒子以及一个小柜子，小抽屉里满放着各式各样的香料。

“哦，在这儿弄点东西真便当，”安琪拉说，一面点着了煤气炉，看看是不是好使。

“我们只要上市场去，如果你可以指给我看一次的话，我们去买点需要的东西就成啦。这只要一会儿工夫。往后我就知道了。”尤金欣然同意。

她以前老想着要做个理想的主妇。这会儿，既然她获得了她的尤金，她便急于想做起来，让他看看自己是个多么好的主妇，在她手里，一切会进行得多么顺利，对他的收入——他们共同所有的收入——自己是多么精打细算，这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她这会儿看出来，艺术并不能挣大钱，而自己又没有钱可以带来给他，这使她很郁闷，不过她知道，尤金的心坎里干脆就没有想到这个。他太不注意实际了。他是个大艺术家，可是到了实际事务上，她本能地感觉到，自己要精明多啦。她给弟兄姐妹们买了那么久的东西，算计得都很好。

她从提包里（因为她的衣箱还没有运到）抽出一件整洁的浅绿色亚麻布便服，把头发梳成一个舒适惬意的小髻，然后穿上那件衣服，由尤金担任临时向导，两人一块儿出去寻找店铺。从窗里向外望着时，他就告诉过她，由广场往南的小街上，有一排排意大利籍的杂货商、屠户和菜贩。他们那会儿就鼓起劲儿来朝一条这种小街走去。街道上拥挤的、动人心目的生气几乎使她大吃一惊，街上挤满了那么多人。马铃薯、西红柿、鸡蛋、面粉、黄油、羊排骨、盐——十来样零碎的东西他们全都买了点儿，接着他们就急忙忙地回到工作室去。安琪拉对有些店铺的外表感到有点儿讨厌，不过有些却很干净。她觉得奇怪，会在一条意大利人的街上买东西，四周尽是意大利女人和小孩，他们那黝黑的、皮革般的脸上生着闪亮的、几乎是狂热的眼睛。尤金穿着一套棕色灯芯绒布衣服，戴着一顶绿色软帽，在她身旁看着说着，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对照。他身材那样高，那样超脱，那样要言不烦。

“我喜欢看他们耳朵上戴上耳环的神气，”他有一次说。

“瞧那个卖煤的，神气就象土匪，”他另一次说。

“这儿的这个老太太可以扮演恩多尔的女巫。”

恩多尔的女巫，《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所记扫罗去见的一个招鬼的妇人。她替扫罗把撒母耳招来。

安琪拉聚精会神地买东西，兴冲冲的很愉快，可是又非常切合实际，

她心里只忙着盘算，每样东西该买多少，新鲜菜蔬该怎样贮藏，冰箱是不是真正干净，工作室的各色什物需要怎样精细地打扫。街道两旁的砖墙、沟渠里的垃圾和污水、迷路的又饿又瘦的猫狗、杂沓的人群，这些对她来说，一点都不生动引人。只有当她听到尤金郑重其事地谈起来的时候，她才觉察到这一切准有什么艺术意义。如果尤金说有，那就准有。可是不管怎样，这总是个叫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她一定会非常、非常快乐的。

接着，在工作室吃了一顿早饭，有涂上新鲜黄油的热面包、西红柿炒蛋、奶油煮马铃薯和咖啡。尤金在饭馆里吃了许久普通的饭菜以后，这样吃一顿似乎是很合乎理想的。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妩媚的、随时都打算好好照顾你的妻子；面前放着一些使你想起最鲜、最好的美味的食物，这真似乎妙极啦。没有什么能比这再好啦。他看见一个幸福的前途的幻影，只要他供给得起这种东西的话，它需要更多的钱，比他现在所挣的要多，不过他认为还是可以办得到的。早饭后，安琪拉弹了一会儿琴，随后，因为尤金要工作了，她就认真真地着手料理家务。衣箱全来了。她于是忙着把里面的什物拿出来，这项工作加上午饭和晚饭，不提谈情说爱，就够她忙的了。

有一段时期，这是个很美满的生活。尤金提议，他们应当首先邀请斯迈特和麦克休来吃顿饭，因为这两个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安琪拉热忱地表示赞同，她急于想会见一下他的朋友。她要给他看看，自己跟别人一样，也知道怎样款待宾客。她为下星期三晚上的宴客好好地准备了一下。到了那天，她急切地想瞧瞧他的朋友是什么神气，他们对她是怎么个看法。

这次宴会顺利地过去了，并且是个相当欢乐的宴会。这两个兴致勃勃的“名士”对这个工作室全都觉得非常不错。他们在安琪拉面前只忙着称赞，一面又祝贺尤金运气真好，娶到这么一位太太。安琪拉穿着在布法罗吃饭时穿的那件衣服，显得楚楚动人。那簇黄头发逗得斯迈特和麦克休眼睁睁地望着。

“嘿，多美的头发！”当安琪拉和尤金呆在听不见的地方时，斯迈特暗地里对麦克休说。

“对，”麦克休回答。“她一点儿也不难看，对吗？”

“可不是吗，”斯迈特回答。他喜欢安琪拉的朴实、温和的西部态度。一会儿工夫后，他们比较巧妙地向她表示出了他们的仰慕，她高兴得了不得。

玛丽亚塔那天下午很迟才到，还没有出来。她正在工作室的那间卧房里梳妆打扮。安琪拉尽管穿着好衣服，却忙着在照料烹饪，因为虽然托了看门的设法找了一个姑娘来帮忙，可是她却找不到一个人来烹饪。那天预备的菜有汤、鱼、鸡和一盘色拉。玛丽亚塔最后出来了，穿着粉红缎子衣服，令人心荡神迷。斯迈特和麦克休全端坐起来，而玛丽亚塔也开始去媚惑他们。她就不知道男人有什么等级和差别。他们对她都是奴隶——都是给她的姿色的签子戳住、得空就放在忐忑不定的热情里焙炙一番的牺牲者。在后来的岁月里，尤金把玛丽亚塔的微笑称作“短剑”。她一现出笑容时，他就说，“哈，又来啦，是吗？今儿晚上谁要中上一剑？可怜的牺牲者！”

he现在是姐夫了，可以随意用胳膊去搂住她的腰，而她也把这种亲属关系看作是吻他的一种许可。尤金身上不知有点儿什么老吸引着她。在最初的这些日子里，她只依在他的怀抱里就满足了她的欲念，不过总带有一丝拘束的意味，这遏止住了他。她暗自猜想，不知道他到底喜欢她到什么程度。

斯迈特和麦克休在她走出来的时候，都站起身向她大献殷勤。麦克休

请她坐在自己坐的靠炉火的座位上。斯迈特茫茫然地瞎张罗着。

“我刚在西点过了一星期非常快活的日子，”玛丽亚塔愉快地开口说，“跳舞、瞧正式阅兵、跟士兵们散步。”

“我这会儿就得警告你们俩，”尤金开口说，他已经渐渐戏弄起玛丽亚塔来了。“你们很不安全。这儿的这位姑娘是挺危险的。你们既然是有地位的艺术家的，所以最好各自留神。”

“哦，尤金，瞧你怎么这么说话，”玛丽亚塔笑着说，充分显露出了她的牙齿。“斯迈特先生，我请您来评一下。这样介绍一个小姨不是很卑劣吗？况且我只来这儿呆上几天，只有这么少的时间。我认为这太岂有此理了！”

“这简直是侮辱！”斯迈特说，他明明是一个自甘牺牲的人。“你应当有另外一种样子的姐夫。假如你有什么我知道的人的话——”

“这真太损，”麦克休批评上一句。“不过有一件事倒是真的，你或许用不着多少时间。”

“唉，我认为这太不礼貌啦，”玛丽亚塔笑着说。“我瞧出来啦，要不是有斯迈特先生，我在这儿就完全孤立了。没有关系。等我去了，你们都会懊悔的。”

“这我相信，”麦克休恳切地回答。

斯迈特只是睁大了两眼望着。他对她的白里透红的皮肤，蓬松的、柔丝般的褐色头发，闪亮、碧蓝的眼睛和丰腴、圆润的胳膊，爱慕得了不得。跟这样容光焕发、生性愉快的人共同生活，真象是在天上一一般。他不知道尤金结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安琪拉、玛丽亚塔，还有一个在西点的兄弟。他们一定是善良的、保守的、富裕的西部人士。玛丽亚塔跑去帮助姐姐去了。斯迈特趁尤金也不在面前的时候，说：“嘿，他可真不错，是吗？她是个花枝招展的人儿。她还稍许胜过姐姐一点。”

麦克休只是瞪眼望着房间。他给房间里表面的一般布置情形吸引住了。老式的家具，地毯，帷幔，图画，尤金借来的穿白围裙、戴白帽子的女仆，安琪拉，玛丽亚塔，放着五彩瓷器的辉煌的餐桌，以及排列着的银烛台——在过去十天里，尤金可真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的进程。他怎么会这么有造化！这所工作室就是好造化的大收获。有些人——他又沉思地摇摇头。

“哎，”尤金最后又去修饰了一下，走回来说，“你觉得怎样，彼得？”

“你的生活的确改进了，尤金。我没有料到会瞧见这种情形。你应当赞美上帝。你运气太好啦。”

尤金莫名其妙地笑笑。他也正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这样。不仅是斯迈特和麦克休，随便谁都梦想不到这件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世界是一个多么虚伪的地方啊！它的外表这么荒谬欺人！幸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着手找房子的时候，他是多么迫切，以及他当时所抱的是什么样的心情！

玛丽亚塔重走回来，安琪拉跟着也来了。她已经很喜欢这两个人，或者象她所认为的，这两个小伙子。尤金有本事把人人变成他所谓的“只不过是人”。于是这两个能干而有才具的人就只不过是两个乡下小伙子，象他一样——而安琪拉也就采取了他的态度。

“我想哪天请你让我给你画一张速写，威特拉太太，”安琪拉回到炉火旁边的时候，麦克休向她说。他正在试着拿画肖像作为一行副业，所以急切地想找好机会来实习。

安琪拉对于这个邀请，以及尤金老朋友所使用的这个新称呼——威特

拉太太——真高兴极了。

“好极啦，”她脸红红的回答。

“真的，你真好看，安琪儿，”玛丽亚塔喊着说，一面搂住她的腰。“你画她头发编成辫子垂着的神气，麦克休先生。

她就象个艳丽惊人的格芮卿。” 格芮卿，见第一部第一——一页注。

安琪拉脸又红起来了。

“这是我留着自己画的，彼得，”尤金说，“不过你先试试看。我反正对于肖像不挺在行。”

斯迈特向玛丽亚塔笑笑。他希望能够画她，可是他对于画人像很不行，除非作为偶尔点缀在海洋景致里的一些人物。

他画男人又比画女人高明一点。

“如果你现在是位老船长，白露小姐，”他殷勤地向玛丽亚塔说，“我可以把你画成个极出色的人物。”

“如果您要画我，我就尽力来装扮一下，”她嘻嘻哈哈地回答。“我穿上一双大皮靴和一件雨衣，就可以显得挺象了，对吗？尤金？”

“你当然可以扮得挺象，假如我可以算个评判的话，”斯迈特回答。“上工作室来，我就把你装扮起来。那些东西我都有。”

“我准来，”她笑着回答。“只等您说一句。”

麦克休觉得斯迈特仿佛出其不意地胜过了他。他想对玛丽亚塔大献殷勤，要她对自己感觉兴趣。

“噫，你瞧，约瑟夫，”他提出抗议。“我正打算提议也来画一画白露小姐。”

“噫，你太迟啦，”斯迈特回答。“你讲得不够快。”

玛丽亚塔被安琪拉和尤金生活在其中的这种气氛深深地打动了。她原以为会看见什么艺术性的东西，却没想到竟会看见象这所工作室这样好的地方。安琪拉解释给她听，这并不是尤金的，可是这在玛丽亚塔看来，并没有多大分别。尤金获得了这所工作室。他的艺术和社会关系带来了这个。他们的开端好极了。如果她婚后也能有个这样好的家的话，她就很满意了。

他们围着那张麻栗木桌子坐下。那张桌子也是德克斯特的一件贵重家具。安琪拉借用的女仆把菜一道道送上来。谈话是很轻松的，多半是没有意义的，只是说了使大伙互相熟悉一些。安琪拉和玛丽亚塔都非常喜欢这两个艺术家，因为她们觉得这两个人有一丝朴实保守的精神。他们轻松随便地谈到艺术生活的甘苦和过一种舒适生活的困难；他们似乎对于这一界和那一界里出名的大人物——最负盛名的人物——

都非常熟悉。

吃饭的时候，斯迈特讲述了他的航海生活的经验；麦克休讲了他在西部山上露营的经验。玛丽亚塔细说了一下她在威斯康星州跟自己男朋友的经历和黑森林的邻居，那批庄稼汉的特点，安琪拉也加入一块儿说。最后，麦克休给玛丽亚塔画了一张铅笔画，后面跟着一长行仰慕她的庄稼汉，她眼睛羞答答地、虚伪地向上翻着。

“噯，我觉得这太岂有此理啦，”当尤金哈哈大笑起来时，玛丽亚塔嚷着说。“我从来就没有象这样过。”

“那正是你的样子，”尤金说。“你是通往毁灭的百花灿烂的大路。”

“没有关系，小丫头，”安琪拉插嘴说，“假如没有人帮你，我来帮你。你是个端庄的、胆小的好姑娘，任谁都不看的，对吗？”

安琪拉站起来，假装同情地用胳膊抱住玛丽亚塔的头。

“嘿，这是个好极了的爱称，”斯迈特给玛丽亚塔的姿色打动了，喊起来。

“可怜的玛丽亚塔，”尤金说。“上我这儿来，我会同情你的。”

“你没有看出我这张画的本意，白露小姐，”麦克休愉快地插嘴说。“这只是表示你多么受人仰慕。”

在客人辞去的时候，安琪拉站在尤金身旁，纤细的胳膊搂着他的腰。玛丽亚塔最后又在戏弄麦克休了。尤金心想，自己的这两个朋友有着光棍的特权，可以跟她谑浪笑傲。对于他，这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再那样对待任何一个姑娘了。他得规规矩矩的——安静、谨慎。

这个想法叫他伤心。他立刻看出来，这是不合乎他的本性的。他要象以前那样——向玛丽亚塔求爱，如果她容许他的话，但是他办不到。当工作室的门关上的时候，他走到炉火旁边。

“他们是挺好的小伙子，”玛丽亚塔喊着说。“我想麦克休先生非常滑稽。他有着那样惹人好笑的小聪明。”

“斯迈特也挺好，”尤金为他辩护上一句。

“他们俩都好——都很好，”玛丽亚塔回答。

“我比较喜欢麦克休——他更古怪有趣点儿，”安琪拉说，“不过我想斯迈特也挺好。”

他那样守旧。但是没有谁比得上我的尤金，”她亲昵地说，一面用胳膊搂住他。

“唷，你们俩！”玛丽亚塔喊起来。“呃，我睡觉去了。”

尤金叹了一口气。

他们替她安排了一张卧榻，在人走了之后，把它放在装饰着银片的鱼网后面的凹室里。

尤金想着多么可惜，安琪拉的爱情对他已经过时了。他要是娶了玛丽亚塔或是克李斯蒂娜后，那可不会是这种情形。他们上卧房去安息时他看出来，他所有的只是热情。他非得满足于这个吗？他能够吗？这勾起了一连串的思想，这种思想尽管一再被打断或是被弄迷糊，不过实际上却从来没有中断。片刻的怜惜、欲念、爱慕或许掩蔽了它，不过基本上，它总存在着。他做错了一件事，把自己的脑袋套在一个圈套里，使自己受到他并不真心赞同的情况的拘束。他怎样去补救这种情况呢——这到底可不可以补救呢？

第三章

不管尤金暗地里怎么想法，他却摆出一个郑重其事地对待婚姻的人的外表，开始了他的婚后生活。既然他已经结婚，实际上又受到法律的约束，他觉得最好还是尽可能把它搞好。

他一度认为自己的结婚或许可以对人一字不提，把安琪拉藏在幕后，不过这种想法早被麦克休和斯迈特的态度打消了，更甭提安琪拉了。他于是考虑是否需要通知他的朋友——米莉安·芬奇、璩玛·惠特摩，可能的话，

还有克李斯蒂娜·钱宁，等她回国来的时候。这三个女人成了他心里最大的障碍。他感觉到她们的个性所代表的批评。她们会对他怎样看法？会对安琪拉怎样看法？既然她来到这个都市里，他可以看出来，她代表着一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他从提议邀请斯迈特和麦克休而展开了这种行动。这会儿要做的，就是在这件事上再迈进一步。

唯一使他烦心的就是要把这消息告诉米莉安·芬奇的想法，因为克李斯蒂娜·钱宁不在这儿，而璩玛·惠特摩也没有多大道理。他这会儿认为他应当事先就通知她们的，可是既然疏忽了，就应该立刻去办。他终于办了，写了一封信给璩玛·惠特摩说——“鄙人结婚了。”

可以带我内人来见见你吗？”——因为他作不出什么长篇大论的解释来。惠特摩小姐可真吃了一惊。她起先很难受——非常难受——因为尤金很使她感觉兴趣，她还怕他会在婚姻上犯下错误，可是她赶快就尽可能达观地来接受命运上的这一恶劣的转变，写了下面这样一封短信：

亲爱的尤金和尤金夫人：

这真是道道地地的新闻。恭喜，恭喜。我定一定心，立刻就来。随后你们俩一定得来看我。

璩玛·惠特摩。

尤金很高兴、很感激她这样亲切地接受这消息，但是安琪拉却因为他事先没有告诉她，暗地里有点儿不乐意。他为什么不告诉她呢？这会是一个他很感兴趣的人吗？她疑惑不定地等待尤金的那三年，加强了她的猜疑，养成了她的恐惧心理。尽管这样，她还是竭力平淡下来，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神气，表示很乐意会会惠特摩小姐。尤金告诉她，璩玛待他多么好，她多么钦佩他的艺术，在联络年轻的文学和艺术界人士方面，她多么有帮助，以及对于那些有地位的人，她多么有影响。她可以给他做多少有益的事情。安琪拉耐心地听着，不过稍许有点儿生气，除去她之外，他竟会把另一个女人看得这么重。他，尤金·威特拉，为什么要仰仗一个女人的恩惠呢？当然，她一定很好，她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可是——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璩玛来了，一股热诚的气氛（在尤金看来）象一阵灿烂的云彩似的萦绕着她。虽然她微微有点儿怨恨他在情意方面抛弃了她，可是她对她的关心和同情却是既热切又深挚的。

“你这肮脏的孩子尤金·威特拉，”她喊着说。“你什么意思，躲着结了婚，一句都不提。我连给你送礼的机会都没有，到现在才带来。这地方可真漂亮——嘿，简直好极啦。”她把礼物放下，并没有打开，一面四下张望，看看尤金·威特拉太太在哪儿。

安琪拉正在卧房里收拾打扮。她料到有这样一次打搅，所以事先早准备好，穿上了一件合身的浅绿色便服。当她听见惠特摩小姐的亲昵的称呼时，她吓了一跳，因为这就足够证明长时期亲切的友谊了。尤金过去不象近来这样，不大提到惠特摩小姐，不过她看得出来，他们是够亲密的。她向外张望，看见了她——这个身材修长、模样不很好、但是却文雅大方的女人，全身都表现出旺盛的精力、见识和敏锐的智慧。

尤金正握住她的手，亲切地望着她的脸。

“尤金干吗这样喜欢她？”她立刻问自己。“他脸上干吗洋溢着那种热诚强烈的光彩？”那个“肮脏的孩子尤金·威特拉”的喊法，激怒了她。它听起来就象她跟他相爱似的。她停了一刻才走出来，脸上挂着一丝愉快的笑容，

竭力显出友好的神气向前走去，可是惠特摩小姐却觉察到了反感。

“这就是威特拉太太吧，”她喊着说，一面亲了亲她。“真乐意认识你。我老想知道威特拉先生会娶个什么样的姑娘。你得原谅我叫他尤金。我想过一阵子我就可以改掉的，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可是我们是挺好的朋友，我非常羡慕他的作品。

你觉得这种工作室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

安琪拉仔细察看着尤金老朋友的一切，用一种似乎做作出来的腔调回答说，不，她不习惯工作室的生活：她是刚打乡下来的，你知道——是一个普通农场主的女儿——就在威斯康星州的黑森林，就是那儿！她停住，让璩玛很亲切地表示惊异，然后接下去说，她想尤金大概不大提到她，不过他倒是时常写信给她的。她心里感到很高兴，不论尤金以前的缄默对她算是什么样的忽视，她毕竟心满意足地赢得了他，而惠特摩小姐却没有。从惠特摩小姐热诚的态度上，她觉得她一定很喜欢尤金，并且她现在已经看出来，是什么样的女人才有可能使他老想把结婚拖延下去。她极想知道，还有些别的什么人？

他们谈到对都市的一般经验。玛丽亚塔跟一位林克太太一块儿买好东西回来了。林克太太是在西点做教官的一名陆军上尉的妻子。接着，大伙就吃点心。惠特摩再三邀他们哪天晚上到她那儿去吃晚饭。尤金明说出来，他打算送一张画上美术协会去。

“他们当然会挂出来的，”璩玛向他保证，“但是你应当自己举行一次画展。”

玛丽亚塔只忙着说大店铺里五花八门的景象。最后，到了惠特摩告辞的时候了。

“唔，你一定来的，对吗？”她向安琪拉说，因为尽管有着某种不很投机的感觉，她还是决心想喜欢她。她认为安琪拉和尤金结婚，有点儿冒昧无知。她恐怕安琪拉并不合乎他的标准。不过她还是有意思的、尖刻的。也许，她会很成功。安琪拉始终都在想着，惠特摩小姐是在滥用她跟尤金的老交情——她太装模作样、太热切了。

另一天，米莉安·芬奇来拜访了。理查·惠勒在斯迈特和麦克休的工作室里听到尤金结婚的消息和他目前的住址，立刻赶过来，然后就上米莉安·芬奇的工作室去。他自己感到很惊奇，知道她会感到更惊奇的。

“威特拉结婚了！”他喊着冲进她的房去。米莉安在那一刹那完全失去了她的冷静沉着，几乎戏剧化地回答道：“理查·惠勒，你在胡说些什么！你是说着玩，是吗？”

“他是结婚啦，”惠勒坚持说，“并且住到华盛顿广场去了，门牌六十一号。他娶了个你从没有瞧见过的最可爱的黄头发太太。”

安琪拉待惠勒很好，所以他喜欢她。他也喜欢那个住处的气派，认为那儿对尤金是很合适的。他需要安定下来，好好干一下。

米莉安心里想到这幅图景，惊得蜷缩起来。她给尤金的这次欺瞒弄得非常伤感，心里十分怨恨，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她，甚至没有暗示一下自己要结婚了。

“他结婚有十天了，”惠勒告诉她，这给她那一时的怨恨增加了强度。安琪拉是黄头发的，而且又很可爱，这也令人烦恼。

“嗨，”她最后高高兴兴地喊着说，“他原可以先通知我们的，是吗？”

她用一种愉快、淡漠的神气掩饰起自己原先的混乱，这种神气丝毫没有显露出她实际上在想着的事情。

这在尤金方面当然是冷淡，可是他为什么不该这样呢？他从来没有向她求过婚。尽管这样，他们过去在精神上是非常亲密的。

她很感兴趣地想要看看安琪拉，不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黄头发！很可爱！”当然，象所有的男人那样，尤金也为一个标致的模样和好看的脸蛋儿牺牲了智力和精神上的魅力。这似乎是古怪的，她以前觉得他不会这样，她认为，如果他会娶上一个妻子的话，或许会是一个高高的，文雅的，具有优美心灵的出色的人。男人们，有知识的男人，艺术气质的男人，随便什么样的男人，为什么总要做傻子呢！嗨，她倒要去看她。

因为惠勒告诉尤金，他已经向米莉安说了，所以尤金就写了封信，尽可能简短地说，自己已经结婚了，想带安琪拉到她的工作室去。米莉安接到信后，亲自跑上门去作为答复，她穿得非常整洁，带着愉快的、笑嘻嘻的表情，急切地想伤一下安琪拉的心，因为安琪拉竟成了胜利者。她还想给尤金看看，她对这一切多么无动于衷。

“你这青年人嘴倒真够紧的，尤金·威特拉先生，”她看见尤金的时候，这么喊着说。

“你干吗不叫他通知我们，威特拉太太？”她调皮地诘问安琪拉，可是眼睛里却暗带着锋芒。

“人家会以为他不要我们知道呢。”

安琪拉在这条鞭子的抽打下畏缩起来。米莉安使她觉得，仿佛尤金企图隐瞒起他跟她的关系似的——仿佛认为她丢脸似的。象米莉安和璩玛·惠特摩这样的女人还有多少呢？

尤金兴高采烈地，没有觉察到米莉安话里真正的恶意。既然这个最初的难堪时刻已经过去，他便滔滔地谈着一般的事情，急于想使一切显得尽可能简单、自然。米莉安来的时候，他正在画一幅画，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所以很想听听她的批评。她勉强地斜着眼看了一下，可是等他问到的时候，却什么也不说。往常，她总竭力称赞。她认为他这幅画的确非常出色，可是却打定主意一句话不讲。她淡漠地走来走去，傲慢地看这样、看那样，问他怎样弄到这所工作室的，恭喜他的好运气。安琪拉，她断定，是很有意思的，不过精神上却不属于尤金这一类型，所以应当遭到忽视。他做错了一件事，这是明明白白的。

“你非得陪威特拉太太一块儿上我那儿去，”离去时，她说。“我给你们弹唱我最新学会的歌曲。我在古老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作品里发现了一些最优雅的东西。”

安琪拉过去一向对尤金做出很懂音乐的神气，所以憎恨这个自命不凡的邀请，就和她恨米莉安的整个态度一样。米莉安根本就不问她会不会弹琴，喜不喜欢音乐。她为什么这么傲慢——这么自命不凡呢？尤金有没有对她提到自己，对她有什么关系呢？

她压根儿就没有说什么来表示自己也会弹，不过她奇怪尤金怎么也不声不吭。这在他似乎是太疏忽、太马虎了。他正忙着想知道米莉安认为他的画怎样。在离去的时候，米莉安亲热地握住他的手，兴冲冲地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我知道你们俩会不合理地快乐的，”接着就走出去了。

尤金终于也感觉到了这种恼怒。他知道安琪拉多少也感觉到了一点儿。

米莉安是容易发脾气的，就是这么回事。她对他表面上的淡漠生气了。对于安琪拉的容貌，她暗自下了一个批评，认为并不很出色。米莉安从态度上表明出来，他太太干脆就算不了什么，并不属于她和他所隶属的那个优越的艺术世界。

“你觉得她怎样？”在她去后，尤金试探地问，因为他觉察到一阵强烈的反感，可是不知道到底是为了哪一点。

“我可不喜欢她，”安琪拉闹别扭地回答。“她认为自己可爱极啦。她仿佛把你看作她的私有财产似的。因为你没有告诉她，她竟然公开侮辱我。惠特摩的举动也是这样——她们全都侮辱我！她们全要侮辱我！哦！！”

她突然流下眼泪来，哭着向卧室跑去。

尤金跟在后面，惊慌、惭愧、懊丧、自己觉得很抱歉、几乎给吓坏了——他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啦，安琪拉，”他竭力央告着，一面弯身对着她，想把她拉起来。

“你知道并不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她坚持着。“别碰我！别挨近我！你知道是这样！你不爱我。我来到这儿以后，你压根儿就没有好好地待我。你没有做一点儿你应该做的事。她当面侮辱我。”

她抽抽噎噎地边哭边说。尤金立刻给她情绪上的这种固执的、意外的表现弄得痛苦、惊惶。他以前从没有看见过安琪拉这样，也从没有看见过哪个女人这样。

“哎，安琪儿，”他竭力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知道你说的并不是实情。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你没有告诉你的朋友——这是你该做而没有做的事，”她喘息着大声说。“她们还以为你是独身。你把我藏在幕后，仿佛我是一个——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的朋友跑来，当面侮辱我。她们是这样！她们是这样！哦！”她又哭起来。

她很知道自己在气极了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她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尤金需要严厉的责备；他过去的行为太坏了。这会儿，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正是一个治他一下的方法。他的行为是无可辩解的，只有一件事在她对他的评价里挽救了他。他是个艺术家，浸沉在云雾缭绕的艺术遐想里，并不真受生活常规的约束。她催促他娶她，那是另一回事。他照办了，也不能宽恕他。她认为他对她应该那么做。不管怎样，他们现在结婚了，他应该安分守己。

尤金站在那儿，这个严厉的指责象把刀似的刺痛着他。他心里想，他隐瞒起她来，并没有什么用意，只是想暂时稍许保护一下自己。

“你不应当这么说，安琪拉，”他央告着。“没有什么人不知道——至少也没有什么我在意的人了。我先没有细想。我并没有想隐瞒什么。我要写信告诉所有该知道的人。”

他仍旧觉得受了损害，即使在伤心的时候，她也不该这样无情地攻击他。他错了，这毫无疑问，但是她呢？这是一种办法吗，这是真正的爱情吗？他内心里一阵阵翻腾着。

他把她搂在怀里，抚摩她的头发，请求她原谅。最后，等她认为已经惩罚够了他，他是真后悔了，将来会补偿赎罪的时候，她才假装听着，然后突然张开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开始拥抱他、吻他。热情当然是这件事的结局，不过整个事件却在尤金心上留下了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不喜欢吵吵闹闹

闹。他倒喜欢米莉安的高傲淡泊，璩玛的愉快机灵和克李斯蒂娜·钱宁的超越恬淡。这种吵闹的、粗暴的、怒恼的情绪不是一个适合他生活的花招。他瞧不出这怎么会助长他们之间的爱情。

不过，他心里想，安琪拉还是亲切可爱的。她是个瘦小的姑娘——不象璩玛·惠特摩那样聪明，不象米莉安·芬奇和克李斯蒂娜·钱宁那样能够自卫。归根结底说，她或许是需要他照顾和爱护的。也许，他和她结婚对她、对自己都顶好。

他心里一面这样想，一面把安琪拉搂在怀里摇晃。安琪拉躺在那儿，感到心满意足。她赢得了一个极端重要的胜利。她开始得很对。她开始对付尤金的方法也很对。她要在道德上、理智上和情绪上比他占优势，而且要保持这种优势。那末这帮自命不凡的女人就都去她们的吧。她可以保有尤金，他要成为一个名人，她就是名人的妻子了。这就是她所希望的。

第四章

由于安琪拉这样一发作，尤金赶快通知了他还没有通知的那些人——萧梅雅、他的父母、茜尔薇亚、玛特尔、哈得逊·都拉——接着就收到了一些贺喜的卡片和信件，表示惊奇和有趣。他带着和好的精神把这些全交给了安琪拉。等事情完全过去以后，她理会到，自己叫他很不愉快地大吃了一惊，她显然为了用心计而弄得他很难堪，所以急于想用个人的情感来给他一些补偿。尤金不知道，尽管安琪拉身材瘦小，并且在他看来还有点儿孩子气，可是她却是个很有想头的女人，处理个人事务的时候非常精明。当然，她是被卷在对尤金的爱情的大漩涡里，这是令人烦乱的，她不明白他心里的情感与哲学思想的界限，不过她却本能地明白，促使夫妻之间以及夫妻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稳定的是什麼。对她说来，结婚誓言是一点儿不含糊的，他们要互相厮守；从此以后，不应当有什么不符合结婚誓言的精神和形式的思想与情感，更不应当有什么那样的行动。

尤金多少也感觉到了一点儿，不过却不够确切和彻底。他没有正确地估计一下她对她自己的信念所抱的那种坚决的态度。他认为她的个性或许可以感受到一点儿他的宽大与和蔼。

她必须知道人——尤其是男人——在性格上多少是不稳定的。人生不能由冷酷严密的规则来加以支配。噫，这是谁都知道的。你可以竭力试试，为了保全自己和社会外表，应当尽可能管住自己，可是如果你错了——而且你很容易犯错误——那可不是犯罪。当然，恋恋地望着一个别的女人并不是犯罪。如果你给欲念压倒，走错了路，那毕竟不也合乎情理吗？造成欲念的是我们自己吗？当然不是，那末如果我们没能完全控制住欲念的话——那末——

他们这时过起的那种生活是够有意思的，虽然尤金对它还怀有可能失败的想头，因为他生性好忧虑，这在一个他那种气质的人身上是料想得到的。他通常努力工作的时候，总容易朝事情坏的一方面去想。他不得已娶了安琪拉；他在艺术界还没有稳定的关系，到那会儿每年还只挣两千多块钱；而他